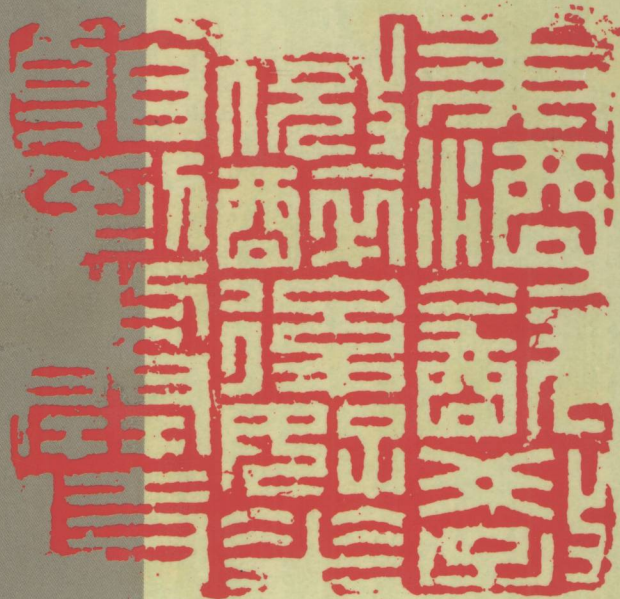


林皋印譜

常熟博物館藏



上海書店出版社

常熟博物館編

杯 皐 印 譜

奚其清



上海書店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 (CIP) 數據

林皋印譜／常熟市博物館編．—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2.10

ISBN 7-80622-978-7

I．林… II 常… III ①漢字—印譜—中國—清代
IV J292.4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2002) 第 065242 號

林皋印譜

常熟市博物館編

特約編輯／朱家炎

責任編輯／童辰翊 林鵬程

裝幀設計／何孝永

技術編輯／吳 放

世紀出版集團 上海書店出版社 出版發行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號 www.ewen.cc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經銷 上海財經大學印刷廠印刷

版次／二〇〇二年十月第一次出版

印次／二〇〇二年十月第一次印刷

開本／787 × 1092 毫米 1/16

印張／15.5

印數／1 - 2500

ISBN 7-80622-978-7/J · 353

定價／七十八元

序

翻開中國印學史，清初的林鶴田絕對是一個引人矚目的人物。他原系福建莆田人，因官於常熟遂定居於此。在虞山之麓築「寶硯齋」，明窗淨几，藏書盈室。嘗集古銅印千餘鈕拓為譜錄。其精研篆刻之道，作品章法簡繁相參，疏密處理周詳，刀法穩健，挺拔遒勁而不事修飾，篆法多採用小篆、繆篆，古雅清麗，馳譽印壇。當時的書畫名家和收藏家王翬、惲壽平、吳歷、高士奇、楊晉、馬元馭、徐乾學諸人用印多出其手。一七一二年成《寶硯齋印譜》兩冊，篆藝之精絕見重於當時而影響深遠。方去疾先生稱，在當初印壇上他的流風廣披浙西。又據載，乾隆年間曾僑居常熟的安徽人吳晉「刀法受林皋影響」，刻有《知之草堂印存》行世。湖北的吳先聲「與林皋同時，刻法相近」。林氏聲譽歷康、雍、乾、嘉數朝百餘年而不衰。直至道光、咸豐之際，丹徒的著名篆刻家包桂生因學林皋極神肖之能，成《問經堂印譜》而一舉成名。沙孟海先生曾評價林皋治印「自具信心，不肯隨波逐流」，「常刻細朱文，比文彭更高明」。

林皋後來的藝術成就及其在印壇的影響，與他所定居的常熟不無關係。吾邑常熟乃江南歷史文化名城，素以學道明邦、人文薈萃而聞名於世。而於篆刻一道，最早可追溯至元代之繆貞。明代更有戈汕、陳儀、陳佑、陸瑞徵、王亮、錢孫艾、陳煌圖、嚴栻等一大批名家。至清初，常熟印壇達到了高峰。一批印家在學習文三橋吳門派和何雪漁徽派的基礎上，精研篆籀，銳意出新，沈世和、林皋、王瑾三人以相似的印風、雄厚的實力、藝林的地位，終於樹起了世所公認的篆刻流派——虞山印派。清代維揚郭偉績的《松筠桐蔭館印譜·序》中已有明確記載。從此，虞山印派代有傳人，不斷發揚光大，並與虞山畫派、虞山琴派、虞山詩派一起成為常熟輝煌燦爛之歷史文化的四大亮點。至趙古泥獨樹一幟，開創了虞山印派全新而強烈的獨特面目，再一次形成了印壇巨響，虞山印派的「旋風」遍及蘇、錫、常地區，甚至滬、浙、閩等全國各地。我們看到，《書法》雜誌全國篆刻徵稿評比及後來的「全國印社聯展」、「西泠印社全國篆刻評展」等大型展覽賽事中，均有為數不少、風格特徵非常鮮明的「虞山派」面目。連來楚生、韓登安、高石農、余任天、鄧散木、孫龍父、單曉天及日本的小林斗盞，師村妙石、梅舒適等名家都先後受到虞山印風的影響。一九八八年十月，「虞山印社」正式成立，新老印人推陳出新，為虞山印派的繼承與創新、為常熟篆刻的普及與提高作出了努力和貢獻。林皋，作為虞山印派的開山鼻祖之一，可謂功德無量。

學習印學史，我們會發現一種現象，有人曾含糊其辭地將林皋一會兒稱爲「林派」、一會兒歸入「揚州派」、「莆田派」等；正如也有人稱趙石爲「趙派」或「新虞山派」一樣。或以地域劃塊，或以人名樹旗，或以籍貫稱派，充分暴露了傳統學術研究中明顯存在的隨意性和不嚴密性。考察一個藝術流派的形成，應該以時代條件、審美情趣、風格特徵、活動範圍、師承源流、創作傾向等因素來綜合分析、歸納，這種研究的前提是實事求是地尊重歷史的客觀，首先確定一個科學的坐標和依據。諸多異彩紛呈的藝術流派究竟如何分門立派，尚有待於書畫理論界進一步分析、論證，作出權威回答，但「虞山印派」無疑會永遠載入中國篆刻史。

朱子鶴先生爲吾邑藝壇名家，曾師事趙古泥，詩、書、畫、印兼能。雖客居他鄉半個多世紀，對故里的赤子情懷始終如一。前不久，他謝絕了外地有關文博部門的收藏徵詢，毅然將他師兄龐士龍及自己收藏了一輩子的《林鶴田印譜》等捐給了家鄉常熟博物館，使這位「虞山派」篆刻開創者的作品真正物得其所，回到了文化底蘊深厚的虞山尚湖的懷抱。朱先生此舉對鶴道人林皋，對家鄉常熟，對篆刻藝術事業都稱得上是一大功德善事。常熟博物館將此認真整理、付梓出版，既滿足了朱子鶴先生和龐氏後人的心願，更對虞山印人，對海內外篆刻界、文博界收藏、整理、研究、學習、傳播林皋的篆刻藝術將起到極大的作用。

吳葦於虞山通微齋 二〇〇二年五月

林皋崔顥其字又字鶴田閩之莆田人也閩之族姓莫大於林氏林之著封莫盛於莆田然鶴田之由莆田而徙常熟也自其先世游宦始承蔭繁華而子孫遂占籍矣鶴田年甚少才甚奇其才可以無所不為而莫妙於其所為篆籀之學也吾甥徐錦精此技數稱崔田一日介以來披其圖執其祕而告之曰昔者吾亡友周侍郎元亮先生所薦嗜也何故未嘗稱子當侍郎之子尚幼也或曰幼或末工也今而視子之業則遜聽李斯程邈而邇聞即三稿千秋景叔間矣錦之稱之也曰鶴田之為是也始乎專而卒乎化夫專也者韓子言之矣師曠治音扁鵲治病僚之丸秋之弁伶之酒樂之終身不厭夫然後可以造其堂而入其奧者也夫

化也者莊子言之矣庖丁之牛提刀而四顧病僕之承蜩若掇之郢人斲堊而不傷其鼻伯昏無人射寄杯于其肘迺至斲輪削鏐也萬技同一極機也雖然專可為而化不可為也化可為而化之速尤不可為也鶴田之為是方其專時也避仕宦若浼捐嗜慾若雉上窮六書下窺小學勾稽貫竇其專時也忽而化而速造化固報其人之天而不徒以其才也昔者侍郎著印人傳未終書而卒詰嗣雪客請子為之然子不敢妄舉一人必侍郎所陰慶而默舉者始充是選今乃得鶴田德仙乎歸適然樂口不能言而有數存焉於其間或曰夫子不輕振辭者而傾倒於鶴田至矣此夫子晚年印人中第一友也夫一技何足以盡崔田吾宗門中身淺兄弟代付法者亟以鶴田入印人傳侍郎之志也康熙癸丑修禊日海虞錢陸燦撰

癸丑之歲于年纔十六即以篆刻謁湘靈先生一見激賞輒為佐序記其操筆疾書如雲煙合

還妙語立就迄今垂四十年猶歷歷在目也先生以文名江左冠蓋徵求競致金帛有非其意者不能巧隻字而獎借後生獨無怯情前輩愛士若飢渴有如此者序久遺失轉從友人乞得抄本字多吏豸以意釐定錄之首簡以志知己之誼云辛卯寒露日林皋附記



林子鶴田將有白下之行偕徐介臣甥別余於湖莊且為余篆鴻花居三字錢子曰三山石城天下奧區也冠蓋聚族於斯富商大賈聚族於斯文人墨客高僧仕女之輩趾相錯也子之行不於此則己子之技進乎道至則必肩輹摩擊門限穿也林子曰不然阜奚有於是泉將訪六代之遺踪前朝之故事臨春結綺臺城雞鳴埭之址猶可憑而弔乎石頭城之雄略麾扇渡之風流邀笛步之遺響猶可髣髴聞見之乎王謝烏衣流傳江鮑莫愁酬倡之詞猶可挹其餘芬承其芳躅乎辭為日午華為秋弟為春也譬諸草木寧生荒江寂寞之濱弟生庭砌也錢子曰噫異夫吾未見遼都市者叩寂莫而求音也雖然有類是昔伯牙之學琴於成連也三年而既成至於精神密莫情之專一尚未能得乃齋糧遂成連之蓬萊成連舍伯牙刺舟去伯牙心悲延望乃聞海水汨沒山林窅冥後鳥悲號乃曰吾師移我情自是琴更進我焉知秣陵佳麗桃葉桃根感今懷古下上千秋之概不轉以深林子之心思而益其篆學乎介臣曰善哉林子將鵠紆斯言也遂敘其語而書之冊舟壑錢朝鼎撰

夫鵠篆豈小技乎其中有書法有章法有刀法三者不可不講也所謂書法者古人作字不外六書失之毫釐謬以千里若不深加考據妄以己意湊泊非書法矣章法者點畫之間自有向背一字有一字之法幾字有幾字之法方圓不同修短各異照應收放悉有原本激有牽率強合之病非章法矣至於刀法非燕尾鋸齒之謂也日漸月摩純熟之至迎刀而出自然渾融具有天趣否則刻意摹古痕迹未化非刀法矣虞山林子鶴田妙年博雅自幼於篆籀之學潛心研究故其鐫刻于今日之取精蓋鶴田本聰明絕世之士而能浸淫古學默會冥通直與化工爭巧未嘗用其私智以矜勝於時流年來造詣益深名譽益著觀其近作真得前人之精髓無一字不合法無一筆不靈動其中淵然穆然如商彝周鼎洵為曠代之珍豈若逢時之具徒取娛目者所可竝論哉持此以遊於公卿大人間向來馳聲藝圃擅譽墨林者當盡為之削色矣每見白下友人多有惜其晚出數年未及入周司農印人傳中恐司農之傳推論諸家求其仿古匠心真追漢法如鶴田者正未可多得也披覽之餘喜而弁以數語庚午初冬下浣婁水弟王撰拜纂

印章始於秦漢至宋之宣和乃有印譜明時吳郡文國博壽承講求篆學超越往代厥後稿李項氏子京雲間顧氏汝修兩家共稱嗜古摭輯秦漢銅玉諸章合為印藪行於世迄今海內崇之邇來斯邕之道絕無正傳承謫襲謬尚詭爭奇六書印學之不明非一日矣鶴田林子虞山快士究心斯道獨追正脈其鐫刻諸體全用漢篆不雜史籀及鍾彝敦槃之文雖海內名家雜出精於篆學者畢竟以林子為當今獨步予於林子交最久檢知其資稟過人工力深造其得名非偶然也茲集乃其生平合作彙聚一編出以公諸同好米襄陽曰書可臨畫可摹印不可偽故古人重之加書畫一等林子斯譜其將為古人所重乎世有識者當不以予言為阿私所好也婁東顧菴王掇題

書漆自黃帝尚矣然典籍獨載秦以來秦有八體曰大篆小篆刻符篆印篆書署書及書隸書漢興因之魏晉以後書體愈多而篆書總不出於秦漢但年久傳遠習者難焉然書之於紙素者用筆拙者不巧者猶能之餘若鐫之於金石者用刀刀之與筆固不可同年而語矣求工於雕刻非若濡豪添翰可以揮灑縱橫也騁力於分寸又非若累幅長箋可以放逸生奇也習者不更難乎精此藝者東南推文壽承汪尹子汪弘度吳益貞何長卿等數人既沒世而人益重之所刻片石寶之喻

於珠玉今之繼起者雖多求其與文汪並驅者不多見也虞山林子崔田本閩中甲族其先世官于虞山因家焉為人倜儻儒雅博洽多能尤精于篆刻長安公卿及知名士交口稱之予亦恨相遇晚然猶未知其為絕技也今林子以所製印章為譜示予觀其篆法刀法工巧入神始信名下無虛自非精究書法博覽古章神而明之擬議變化不能造此極也以視文汪諸子豈第與之比肩特超而上之必謂今不勝昔則與以可食何異哉昔陳長文韋仲將許允皆善相印予雖不及諸公然遇妙手亦未嘗不識也特書數言非敢為林子增價但以質諸當世之游藝者婁東王抑纂

君子之垂乎不朽者顧其道何如耳不問其事物之大小而傳也然道不能無所託于物而傳文章書畫之技學士大夫聚一代之英靈窮數十百人之心力自少迄老敝精銷慮于其間而其獨立而可傳于世者蓋可指而數也下至琴瑟圍棋擲蒲六博歌舞談笑奇巧淫麗工妙可喜之物其流常數千人而有傳不傳者寧不繫乎其技哉海虞林子鶴田當今才雋士也少好六書之學一見便得深意挾其技游公卿間所到車騎輻輳門限為穿林子之得盛名于吳中者廿餘年矣憶昔辛酉之

歲余初識林子于海虞山中四方尚未及知之也余竊愛林子即與數其晨夕遇所與好奇嗜古之士輒必以林子進此後林子名日起而予獨自喜知林子為最早而四方重林子者皆以余為林子賞音也甲戌十月林子復來止余西齋契闊風雨追數昔游踰三日將辭之潤州渡江為淮南之游且告子曰技雖小道也然別之以正其體審之以善其勢離之以散其韻合之以完其神繼之歆其肆收之欲其藏開之闔之而不悖乎理變之化之而不詭乎道非是不足語于斯也余聞而歎曰斯言也合乎道矣林子其必傳矣乎余雖未聞六書之學然觀漢唐以來蔡邕許慎李陽冰之所論說歐陽永叔趙明誠之所編錄靡不上下千百年縱橫辨核不以小學而廢之又聞漢世私印之作去史書未遠故其文近古六朝則尚堅瘦南宋以還則專於姿媚矣有元吾趙之學盛行而詞人文士靡不究心斯道明時文國博彭汪關汪泓父子其最著者迄今將三百年而求其技之並于文汪間者不可得豈非斯道之難而傳于不朽者寡哉鶴田行矣為書數語贈之康熙甲戌十月晦日西齋吳瞿撰

今天下藏印之多無如櫟園周司農矣當司農盛

時四方操是藝來者履常滿予從游司農之門首

尾殆二十年因得盡見天下印人又有印癖頗尋

討古今論印本原及奇正美惡自文國博何主臣

而外若金一甫朱修能丘令和江鳴臣固為印之

正燈近代若雒泉黃濟對黃海程穆倩吳門欽序

三溫陵陶石公海虞沈石民皆能鼓吹斯道司農

印人傳中首為推論久矣他若陳師黃丁秋屏非

不刻畫古人第好奇立異間以繇法難入近於妖

妄即濟叔考古最深入印全用漢篆不雜史籀及

鐘鼎敦壺之文其字畫波磔絕無錯簡而篆體筆

力激嫌不合古法某則常以文章法勝人最能偏

肖秦漢銅玉印神理但常以古文混配漢篆何殊

今人行楷中忽間寫西域梵字令人了不可讀此

更不止失古人意蘊其悖理欺世亦與妖妄相等

也余嘗以此說質之司農司農唯唯否否意主多

致印章持議亦不甚嚴獨是六書之學今學士大

夫久真不講所恃印章一綫微存遺意倘留心篆

刻者不更深明此旨古學漸不可問豈非吾儒之

一大可慨也哉海虞林子鶴田與予友錢湘靈先

生善昨秋同過秣陵因留予一硯齋四踰月前後

所作印不下三四百枚林子入印全用漢篆適與

雒泉黃濟叔同而篆體筆力又大能合古法者也

且少年銳意考古凡六書統書學正韻許氏說文

舊本廣金石韻府諸書無不殫精竭智窮搜極辨

以故力追大雅直與秦漢印神明貫串惜櫟園司

農不及見林子倘林子早出十數年司農印人傳

中宜推論林子與濟對穆倩諸人不少下林子造

詣至此固不易及顧始終考古不倦勿謂小道僅

視為取悅時人之目者則過此更不可量也林子

勉乎哉壬戌穀日秣陵弟吳晉纂

摹印篆文三代以前無有也之自秦漢始予嘗

謂欲精篆刻必攷字源倉頡科斗為千古書法之

祖尚已嗣是史籀一變而為大篆李斯再變而為

小篆至於程邈三變而為秦隸蔡伯喈石經四變

而為漢隸其去古不綦遠乎然而後世之工於篆

刻者往往規摹而祖述之以其氣韻猶近古也元

吾丘子行醕嗜古人書法尤長篆籀圖印之學嘗

著學古編二卷攷據甚詳其言曰漢有摹印篆其

法止用方直與隸法相表裏後人不識古印妄意

盤曲大可笑也王球嘯堂集古錄所載古印凡屈

曲盤回者皆屬唐篆風斯下矣又云漢魏印章皆

用白文及唐用朱文古法漸廢至宋南渡後絕無

知者甚哉篆刻之未易言也虞山林子鶴田獨以

是方行天下所至無不傾倒壬戌秋過婁東往來

於太史王顧菴吳子元朗兩家予一見若舊相識

因叩其所學舉古今字學源流如數一二如指黑

白嘗謂予曰李陽冰言摹印之法有四功倖造化

謂之神筆墨之外得微妙法謂之奇藝精于一謂

之工繁簡一定布置不煩謂之巧余殫精于此者

十有餘年矣其始手摹之已而目營之已而心遇

之今則于古人堂奧蓋十得八九焉余作而歎曰

林子之技進乎道矣古之以一藝成名者大抵好

之也篤故其習之也專習之也專故其傳之也久

如僚之九秋之羿羿之射庖丁之解牛梓慶之削

鐻公孫大娘之舞劍非皆所謂用志不分乃凝于

神者歟林子之技亦若是焉而已假令林子以是

十年之功求進乎古人之道吾不知其所造又當

何如也夫篆刻雖一技乎要其理可通于學者於

其歸也書此以送之康熙壬戌重陽後一日婁東

周象明撰

自秦壞古文為八體有大小篆蟲爻等書之目而

其五曰摹印王葵時甄豐校改文字復有六書其

摹印者曰謬篆蓋顯有所用體例固不同也許慎

撰說文以篆書為正後世遵之於是符印幡信金

石銘題雜然互用世變風移日趨簡易八分楷法

行書章書相因而出然自籀斯以來以善書名後

世者何翺百家獨摹印一道雖前代舊物猶有存

者而作者姓名無一可考豈上下千百年間遂無佳

者與抑亦如揚子雲所稱雕蟲小技雖佳而不足

論與夫有字而後有文字有體有音有義體得而

音與義存乎其中音義得而文之道思過半矣吾

竊怪夫鉛槧之士謠謬相承置字體於不講也鍾

王之於字也猶公孫鞅之於井田學校也彼第注

意於頰仰連絕疎密修短之間故盡廢規矩而一

任乎意然而字之體固在也非不知而廢焉也不

知而廢之而何有於音與義嗟乎學之不如若也

即耳目之前而皆然矣又焉有旁及於古文篆籀

者哉虞山林君鶴田以篆刻鳴一時其所摹刻世

爭寶惜之余向嘗見之金陵丁卯冬邂逅湖上與

余言皆深探原本出是譜閱之知其不苟也嗟乎

以昨今之讀書者何如而顧可以小技忽之邪會將別去書此以贈以志吾慨亦以志吾愧爾四明弟周斯盛撰

余有山水之癖所過名山大川輒留連累日不去諸如峨嵋之雪瀟湘之雨洞庭之月與夫太華落鴈峰頭昔為李供奉之搔首問青天處雖未即至而好事者往往繪圖以供後人卧遊未必不如窮幽極險披襟攬勝也況虞山之在几席間者乎獨苦無緣而至而一時工畫者亦曾不聞為虞山一寫照焉噫異矣庚午春偶訪虞山趙念堂同學爰攜蠟屐時緣山麓而容與之磊石蒼黃或鼓或墜倏忽變幻不可名狀其黃子久得意筆乎世之工子久者多矣而真氣之不可磨滅者乃在虞山昔人云世人但學蘭亭面欲換凡骨無金丹又何怪乎工畫者之閤筆於虞山也劍門之巖突拂水之嶙峋天之工也乃若疲極人力而為之煙樹之外風帆沙鳥鬱鬱芊芊則又虞山之助也靈氣所鍾宜多異人意者林君鶴田其有合乎蓋凡物莫不各有其至登峰造極自名一家非必磨礪國器試昆吾于圭璋也非必校書天祿閣星文夜照青藜非必含英咀華雕龍繡虎如茂先之搖筆而散珠大冲之揮毫而橫錦也讀書有暇摹古絕倫神解珊瑚之筆巧奏金錯之刀慘澹經營體裁整暇泰

漢古法翻譜為新駁駁乎駕文三橋汪尹子而上之昔王右軍自刻保母用刀有如運筆李北海託名黃鶴鐫石不異作書鶴田其庶幾矣乎詣至高而品亦復溫如春澹如菊為宜其傾動名公卿到處逢迎恐後得其片石珍同拱璧美當金甌秦國紙貴中都也斯行也不過鶴田則勝情逸興委頓于虞山矣苔水弟戴紱拜撰

夫揭鐵筆以縱橫盤銀鈎而宛轉非才特妙實學與臻過從來掌教厥有保章氏聞之纂訊其唯揚子雲事必待人而行名將不脛而走矣吾友海虞林君鶴田人則錄今志存尚古雕鐫以成其文章刻意而還夫質素古法淋漓則有殷盤周鼎前賢論列將無漢蔡泰斯誠一藝之絕倫信千秋所共賞者也然大道多岐旁門易混君則据撫多在縹囊香眇存乎神理探索河洛之有合有分俯仰方圓之形成象獨超俗學無避字妖故能馳騁風雅之場照映藻繪之府於是求者屢滿戶外自然應者豪盈篋中文以丹漆如天女空中而散花飾諸卷軸實文人紙上而成字披覽自眼明鑒賞輒心醉吾知君挾此而游其遊必廣從事而學學其無窮也哉黃虞外史方熊拜手題

歲辛未之夏予攜書局僦居洞庭之東山鍵戶編纂林子鶴田精於篆學其刻印章必本古制考古書來遊山中山中人推重之予愛其好古亦樂與之遊焉夫印昉於周禮之符節而節節鄭氏注云今之印章也衛宏曰秦以前民皆以金玉銀銅犀象為方寸璽惟其所好秦以來天子稱璽用玉臣下稱印不得用玉吾衍曰漢有摹印篆其法只用方正篆法與隸相通後人不識古印妄意盤屈大可笑也多見故家所藏漢印字皆方正近乎隸書此即摹印篆也蓋漢晉印章多用白文大不過寸許朝爵多鑄軍中多鑿緩急異故也古無押字以印章為官職信令唐用朱文屈曲盤迴古法漸廢宋南渡後絕無知者然宣和有印譜楊克一圖書譜王厚之復齋印譜類叔夏古印譜吾衍古印文趙孟頫印史皆載於陶九成輟耕錄其書多不傳今之善刻印章者不少而求其能得古人之法與意者不一二見也嗟夫世道之變天下之不如古者多矣豈獨區區印章乎哉林子深於好古有古人之風摹古人之迹匪僅有稱於一時已也李陽冰曰篆印之法有四功倖造化冥受鬼神謂之神筆墨之外得微妙法謂之奇藝精於一規矩方圓謂之工繁簡相參布置不素謂之巧噫有是四者印章之能事畢矣林子其庶幾乎遂園徐乾學撰



豪氣未除



肝膽本天性



林皋之印 · 鶴顛



美酒飲教微醉後好花看到半開時



我欲醉暝芳草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



上下古今



一窗晴日寫黃庭



巫山雲洞庭月瀟湘雨峨嵋雪赤城霞滄海
日彭蠡烟匡廬瀑布合宇宙奇觀供我卧游



富貴于我如浮雲



閒暇無事心太平



風月縱橫玉笛中



人生適意方為樂



為誰辛苦為誰甜



南陽諸葛廬



春蚓秋蛇



身居城市意在山林



何處青山可卜居



忙雲野笑反多間



海筆于溟九吞



之子孫保